

战斗中的伊朗

——波佐格藩——



世界知識出版社

战斗中的伊朗

（1979—198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战斗中的伊朗

波佐格 著
鏡如 禾日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年・北京

Bozorg Alavi
KÄMPFENDES IRAN
Dietz verlag Berlin
1955

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1955年德文本翻出

战斗中的伊朗
〔伊朗〕波佐格著
镜如 禾日 译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北京干面胡同2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6 · 字数 126,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定价(7) 0.55元

统一书号 3003 · 310

封面设计者：王诚龙 校对者：彭卓毅等

原出版者的話

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法蘭西的將軍、英國的殖民地統治者、沙皇的代辦向伊朗，向伊朗的寶藏伸出他們掠奪的魔掌；1918年蘇聯政府改正了沙皇的不義行為，並友好地站在鄰邦的那一邊，今天英國和美國的石油壟斷資本家正在榨取伊朗和伊朗人民，他們為了利潤爾詐我虞，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們就和卑鄙的伊朗地主和資本家結成緊密的聯盟來反對伊朗人民。

這本用德文寫的書的作者是一位杰出的伊朗愛國主義者，他現在住在柏林，是漢堡大學的外籍教授。他是世界和平理事會的理事，1953年由於他寫的“納赫馬”一書而榮獲世界和平理事會的金質獎章。因為他深知在他的祖國過去起過作用的和現在正在起着作用的各種勢力，所以他向德國讀者詳盡地介紹伊朗和伊朗人民所遭受到的難以言喻的貧困和殘酷的剝削，他闡明了這個半殖民地國家的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和各種困難，同時他也描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和解放運動的飛躍成長。他是這樣來給讀者介紹伊朗到1954年秋天為止的情況和事變的，例如為什麼摩薩台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領導了伊朗的石油國有化，為什麼他在半路上又裹足不前，最後終於成為為大石油壟斷資本家服務的反動集團發動的政變的犧牲者。讀者知道伊朗是圍繞蘇聯的戰略包圍圈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本書作者使我們懂得，為什麼在伊朗像在全世界各地一樣任何與人民為敵的政策總是要失敗的。“伊朗人民在五千年的歷史過

程中經常被迫沉默，但是伊朗人民從來不曾永遠沉默過。儘管戰爭販子們的計劃如何巧妙，伊朗人民始終是反對這些計劃的……伊朗人民在這一個問題上也將像在其他有關伊朗民族的問題上一樣作出最後的決定！”

· 出版社為這部重要著作向這位伊朗朋友致謝，這部著作幫助我們克服了這兩方面的矛盾，一方面我們對於伊朗的事情缺乏認識，另一方面這些事情又對於目前和將來的世界政策以及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具有重大的意義。

秋茨出版社

目 录

原出版者的話	
导言.....	1
第一章 矛盾.....	6
第二章 伊朗劳动人民的境况.....	22
第三章 伊朗的工人运动.....	36
第四章 伊朗的农民运动.....	54
第五章 人民党.....	63
第六章 伊朗人民爭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	105
結束語.....	175

导 言

我想向讀者介紹的这个国家一直到不久以前为止一般都称它为波斯。它的面积约一百六十四万五千平方公里，几乎有三个法国那么大，可是它只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万人口，还不到法国人口的半数。

这一个地区的居民过去总是把他们的国家称为“伊朗”，用暴力统治了二十年于1941年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的前任国王礼萨·汗^①在1935年把“伊朗”这个名字提升为官方的名称，他以为以这种让步或者以类似的形式对居民的民族感的让步，就可以使他们忘掉他们民族的和社会的利益。

波斯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导源于这样一桩事实，最早的一批统一整个伊朗高原的部落是从波斯，伊朗的法尔斯来的。他们以传教士的身份利用他们的神学理论侵入到全国各地，他们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个善神和一个恶神，按照波斯人的想像，沃摩茨和阿利曼是这两个神的化身，他们永远在斗争着，据说这斗争将以善获得胜利而告终。

对于善一定会获得最后胜利的信仰使得伊朗人不断地跟一切恶势力作斗争，不断地在民族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伊朗在它的五千多年的历史经常被外来民族所征服；希腊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都曾经蹂躏伊朗的城市和乡村，毁坏伊朗的文化地区，成百万地屠杀伊朗的居民，但是这些外

^① 礼萨·汗(Riza Khan)，现国王之父，1925年改名礼萨·汗·巴列维(Riza Khan Pahlevi)。——译者

来的侵略者永远不能够摧毁伊朗人民的精神，他們最后总是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伊朗的文化抵御住了一切侵略者。

不管古代的和中世紀的侵略者，如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成吉思汗和泰默讓怎樣的殘暴，但是他們之中那一个都不如近代的侵略者帝国主义份子那样陰險暴虐，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今天正在压迫伊朗，伊朗人現在必須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分子的野蛮和灭绝人性的剝削。斗争的結局如何，这是無須乎爭論的；但是說明一下斗争的条件还是有价值的，伊朗人民的斗争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偉大的爭取自由斗争的一部份，这斗争将决定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为了給自己的同胞介紹某一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經濟情况而去參觀那个国家的外国人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西方的報紙和電訊社駐德黑蘭的記者推广了一种最簡便的方法。他們住在“国际飯店”，这是伊朗首都許多最华丽的旅館之一，在这里进出的都是些最有錢的闊人、投机商、交易所的經紀人、將軍、部落的酋长、王爷的女公子、議員、部长等人。这些社会的“上等人”构成了这些記者的社交中心。在这些外国記者中只有極少数的人懂得这个国家的語言，他們跟这些所謂社会的“上等人”在一起抽抽烟喝喝酒渡过許多夜晚。記者中那些好呆在家里的人跟“伊朗人民”根本沒有接触。这些記者和那些記者都是一模一样，到十点鐘才起身准备去采訪消息。有些人連忙打電話給他們的酒肉朋友打听“消息”，另外一些人去拜訪一下宣傳处的处长，不論是前者或者是后者下午一两点鐘的时候都到記者招待会去，这种招待会絕大部分是由一位部长以政府代表的身份来主持的。記者們从这位政府代表的無从查考的言論中寻找出他們覺得似乎有用的东西，然后加油

加醬把它写成一件聳人听闻的大事情，急忙赶到电报局去，把这些所谓“消息”或者“报导”用电报拍給他們的报館。这样一来他們就算完成自己的任务，只有那些最活躍的記者才認為有必要每月向一位正想为自己吹嘘一番的政客請求作一次会談。这种記者会談往往也是非常愚蠢的，証明那些政客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和問題一無所知，因此这种記者会談只是使看到这些报导的伊朗人各按各的看法引起痛苦的一笑或者滿意的一笑而已。

这是絲毫不足为奇的，用这样的方法使欧洲的讀者所得到的只是一幅关于伊朗的各种事件和現象的歪曲的圖画。1949年2月4日国王被刺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在事态演变的过程中經常有几十个西方的記者駐留在德黑兰，可是世界輿論界从他們那里听不到一点点有关这件使伊朗成为世界兴趣中心的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的幕后消息。当一个小国史無前例地对一个强国即英国贏得了光輝的胜利的时候，当一个多世紀以来在殖民地統治者的压迫下历尽千辛万苦的人民作出了英勇的壮举把自己从国内外的压迫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証明帝国主义列强是虛弱無力的时候，对于西欧的一般讀者來說这件占有首要地位的世界政治大事的根源还是一个秘密，虽然有几十个西方的記者打了几千公尺长的电报。这些記者的活动只限于在首都，他們的消息全靠那些社会“上等人”的言論，不懂得伊朗的語言使他們固执己見，他們对委托他們的人有义务把每一行报导都变成对苏联的攻击，因此他們所起的作用只是混淆世界輿論而已。

在我耽在欧洲的較长的一个时期中我曾經同政治家、作家、科学家、工人以及許多具有各种不同政治見解的工会

干部談到我們祖国的政治、經濟、社会情况，不管我談話的对方对这問題抱着多大的兴趣或者怀着很善良的想法，但是我可以确認，他們对于真实的情况和事情的根本原因完全是一無所知的。我可以那么說，一个普通的伊朗知識分子对荷兰的了解要比一个荷兰的政治家对伊朗的了解深得多。

不管他們的报导多么片面而且一定是違背他們的意志的，这些外国記者到底还是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假使說不久以前一般的欧洲人一提起伊朗就联想到波斯战争和波斯地毯，那么他們今天只要一提起伊朗就会联想到“石油”和“摩薩台”。

可是对摩薩台在伊朗人民爭取他們的独立自主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估价十分明显地表示出跟我談話的欧洲朋友对伊朗缺乏了解。他們之中有些人把摩薩台看作人民斗争的英勇的先进战士。另外一些人把他看作美国人收买的代理人。一位演說家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声称，某些美国石油巨头委派摩薩台充当反对英国石油資本家的角色，而摩薩台扮演得非常出色。摩薩台到底是人民的战士还是美国的代理人呢？如果我们使抱前一种看法的人明了摩薩台、他的政府和隶属于他的德黑兰警察局长曾积极地参与了1951年6月15日無數爱国志士因此而牺牲的大屠杀，那么他們会跟抱后一种看法的人同样感到惊奇，因为后一种人不能够理解这一个事实，为什么就是这位首相毫不含糊地拒絕了杜魯門和丘吉尔倡議共同商討解决伊朗石油問題的条件的尝试。

摩薩台的合法政府被警察和軍隊推翻之后，甚至美国的报纸也不隱瞞美国控制着这两个部門，而且厚顏無耻地

公开承認美国的权貴們以他們的装甲車和机关槍唆使人家把伊朗的首相監禁起来。

摩薩台实际上到底起些什么作用，什么原因逼使他作出这样的血腥暴行，为什么他必然要失敗？

这是本書有責任解答的問題。这些問題不能跟伊朗的社会情况、伊朗民族爭取独立自主和社会正义的斗争、跟伊朗民族保衛和平事業的斗争分割开来。

因此我想尽我能力所及在这桩工作的範圍之內描繪出我的祖国伊朗的真实概况。我相信这样做同时也有利于偉大的世界和平事業，因为認識被压迫民族的自由斗争的条件是使自由斗争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前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斗争的胜利却又是使世界和平得到最后巩固的前題。

第一章 矛 盾

中世紀時候世界交通發生了變化使伊朗不再成為貿易的要道，使伊朗停滯在封建狀況中。帝國主義因為追逐市場才把這落后的國家重新拉入世界經濟的範圍之內，現在它成了貪得無厭的剝削欲望的犧牲品。其結果在伊朗跟在一切相似的被帝國主義所“開發”的國家里一樣造成了社會的和經濟的畸形發展；資本主義階層從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中產生出來了，伊朗的資本主義階層在帝國主義剝削的枷鎖中不能夠集中一切力量消滅封建制度，只能夠作為買辦資本跟占統治地位的封建階級結成聯盟，根據這一聯盟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封建關係只按照資本主義階層的利益要求稍稍作了一些改善。伊朗生產力的殖民地性質的畸形發展有利於暴發戶和投機分子的興起。這些暴發戶和投機份子大多數是軍人，他們以“將軍”的身份掠奪了這一個或者那一個游牧部落而變成了巨富，也有的是投機商人，一筆“生意”使他們頓成百萬富翁；或者是封建地主和酋長的兒子，他們在做“大學生”的時候敗光了他們的上輩的土地，他們企圖作為“政治家”、工廠資本家和投機商人在伊朗的首都或者在別的地方的首都增加他們上輩遺留下來的財富。他們逐漸地排擠封建大地主，封建大地主雖然沒有民族意識，但是他們還是始終愛他們的土地，他們雖然嚴酷地剝削他們的或多或少帶一點農奴性質的農民，但是他們家長式地保護着他們的農民，使他們免于淪亡。新地主推卸掉他們所有的責任，但是任何權利都不放棄，他們把他們

新攫取来的庄园讓管理人来經營，自己却作为統治階級的最圓滑的代表一躍而为最高的国家官吏。他們拼命搜括，以便将来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可以在国外享受他們掠夺来的財富。这說明了老是更迭政府，老是在議會里和国家机构里出現新人物的原因。

像这样的人我可以举出几百个例子，他們作为某一个統治集团的代理人被捧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們是一貧如洗的，可是今天在欧洲国家的最高等的疗养地方却是跟西方世界的最大金融巨头爭尚奢侈豪华。这兒所举的只是許多例子中的几个例子罢了！德黑兰的議員馬基在战前是伊朗的空軍上士，在那时候他的上司因为他的盜窃行为而不得不屢次痛打他。他毫無素养，只是一个庸才，战后他忽然搖身一变成为一个“自由战士”，他写了几篇平庸無奇的文章攻击已經死掉的国王的暴力統治，因为这时那样写法已經毫無危險了。他發表了一本关于一个被札薩·汗在監獄里杀害的詩人的一生和著作。在加瓦·埃斯·薩丹乃政府时代，他是一个生活不甚富裕的小經紀人，忽然他成了德黑兰西边的一个城市阿拉克的議員，虽然在这个城里誰都不認識他，当地的居民誰都既不會看見过他也不曾听到过他。剛一踏进議會他就另投一个主子，跟反对派摩薩台集团勾結在一起。摩薩台执政的时候，讓馬基做国会石油問題委員會的委員，后来又讓他做委員會的秘書长。他就以石油委員會秘書长的資格到阿巴丹去，自称为“祖国的士兵”，沒收了英国人的石油工業方面的財產。摩薩台与国王發生冲突的时候他又重新掉換了他的东家，并且因此而挽救了他的無數的財產、房屋、汽車以及此后也許被捧上首相的宝座的机会。他的飞黃騰达的秘訣不仅是在于他的厚顏無

耻、卑鄙陰險，而是主要在于他終归只为一个主人——統治階級——服务，这統治階級往往通过这个代理人或者那个代理人来跟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那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結在一起，以便使他們能够反对人民而保护自己的剝削利益。

或者我們以阿馬第將軍为例子吧！他在札薩·汗執政的时候还是一个穷軍官，現在据說只在德黑兰他就有几百所房子，此外他也是魯来斯坦的最富有的大地主。如果人們听一听一个首飾商告訴我的話，那么他們就会明白阿馬第是怎样發財的。这个首飾商千准万确地說，他曾經在这位將軍先生的家里买了一批金首飾、金耳环和金項鏈，許多首飾都沾滿了人的血肉。

这位阿馬第將軍自从那次战争以来多次担任軍政大臣和伊朗的參議院議員，我現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許他又在担任国家的高級职位。如果人們知道他在对魯倫族进行的战争中获得了他的“战争荣誉”，那么就对这位“將軍”的財富的来源也就毋庸置疑了，这次战争的殘酷程度超过了每一个正直的人的想像力。他的暴行通过曾經訪問过魯倫族的美国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的报告才为人所知曉。英国人通过他們的代理人和間諜对这些暴行也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他們置若罔聞；美国人也只是把黑幕揭开一点兒，目的在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英国人在近东的地位。

投机取巧的暴發階層破坏了农村中的封建組織，其灾难性的后果对农民尤为深远，因此而使大批农民流亡到城市中来，因此也产生了根据 1928 年頒布的所謂“登記法則”而实行統計調查的后果。每一个土地占有者都必須在統計調查的时候把自己的不动产登記，因此在这次統計調查中成千上万的暴發戶获得了封建土地，还有成千上万的騙子

手充分利用了农村的恐怖状态和农民的愚昧無知分文不付地夺取了大片土地。他們在法庭面前以假文件或者以收买来的証人来証明这块土地或者那块土地許多年来就是他們的上輩的财产。通过这种方法一向是公产的大片森林和田地变成了某一个流氓的私产。

礼薩·汗本人就是这些匪徒的好教师。他从一位封建地主那里“購買”了一座庄园。他把这庄园登記了。地政局的官吏战战兢兢地問这块土地的边界在那里，国王的善于諂媚的代理人回答道：“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是。”这样一来又是一公里多的土地归为国王所有。1941年他几乎把馬詹德兰全省都作为他自己的产业，他的财产按照美国的估計达两千万美元之巨。当这位独裁者由于人民的憤怒而不得不逃到英国人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一切卖給他土地的契約都取消了。跟那些被独裁者从封建地主手里夺去的土地一起，一些被国王非法强占去的公共的森林、田地和草原也落到了封建地主的手里；封建地主有真憑实据，他們証明1941年以后屬於国王的土地先前是屬於他們的。然而农民的处境并没有絲毫改变；封建地主或者地主的管家的皮鞭代替了国王雇用的管理人員的皮鞭。公地的剥夺曾使农民陷于困境，如今这种困境依然存在。

西方殖民主义者宣称，投机和欺詐、不惜采取謀杀手段的卑劣行为，总之一切卑鄙無耻都是全体伊朗人民的本性，这样做只是他們的左道旁門的尝试而已。这些卑鄙無耻的行徑表現出了在殖民势力人为地培植起来的紊乱的封建秩序中混杂紛乱的勾心斗角，在这场勾心斗角的斗争中伊朗人民只是受苦受难的配角而已。

不，伊朗人民不只是受苦受难的配角，而且也是積極的

反对者。伊朗的劳动群众、工人和农民、手工業者和店員、那些为一塊面包而做几小时苦工的人們在近几年来向全世界証明他們的以前似乎是永無限止的忍耐性現在快完了。他們以他們的慷慨激昂的英雄事迹，以他們的勇敢、不惜牺牲和坚定不移的精神跟那些卑鄙的例子形成一个对比。下面就是这些事迹的一个例子，这例子曾轟动一时，并証明了伊朗工人和在伊朗的先鋒队人民党领导下进行斗争的进步的伊朗知識分子的团结一致，証明了他們的創造才能和行动力量：

1950年12月，在一次勇敢的奇襲中十个政治犯（其中絕大部分是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員）被人从德黑兰的監獄中解放出来。監獄的房子四周都是很高的瞭望塔，塔上装备着的探照灯并有許多持机关槍的士兵在站崗，日夜都有騎警巡邏。关于这个越獄事件的經過，政府的有关当局只知道下面这样一些事实：在12月里有一天天气很冷，傍晚时候有一輛軍用卡車开到監獄的大門口。这一天是星期五，星期五在伊朗就像星期天一样，所以獄監长休假。一个值日的軍官替代他的职务，这位軍官是一个年青而又有能力的人。这十个犯人所在的政治犯監牢这一天也由一个青年軍官来管轄。后来根据報紙記載說，一个面貌端正手里拿着皮鞭的上校走下卡車，他要求跟值班的軍官講話。上校把一項書面的命令交給值日的軍官，按照这命令，載明在文件上的犯人必須毫不遲延地交付給他。上校坚持尽快执行命令，因为这些有問題的犯人是最高危的分子，这桩事情必須尽量秘密地进行。他說因为这些犯人是最高危的，所以犯人應該在一处秘密的地方交付。值日軍官讓人把警察局长的公文的詳細內容記在公文簿上，然后把公文拿去，跟上校一